

渭南文集卷第一

山陰陸游

綫裝書局

表

天申節賀表

化國之日舒以長運啓千齡之盛天子有父
尊之至心均萬寓之驩敢即昌期虔申壽祝

任繼愈署簽



宋集珍本叢刊

第六十七冊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藏系列

宋集珍本叢刊

第六十七冊

任繼愈署簽



綏裝書局

中國·北京二〇〇四年

第六十七册目錄

水心先生別集(續)	葉適		一
水心先生文集	劉咸所批點清光緒刻本	葉適	
橘山四六	明鈔本	李廷忠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	元刻本	黃榦	
			五二九
			三九三
			七三

水心先生別集卷第十二

外藁

四屯駐大兵

敢問四大兵者知其為今日之深患乎使知其為深患豈有積五十年之久而不求所以處此者然則亦不知而已矣自靖康破壞維揚倉卒海道艱難抗越草創天下遠者命令不通近者橫潰其制國家無明具之威信以驅使強悍而諸將自誇雄豪劉光世張俊吳玠兄弟韓世忠

水心先生別集

卷十二

一

宋集珍
本叢刊

岳飛各以威軍雄視海內其玩寇養導無若劉光世其任數避事無若張俊當是時也廩稍惟其市賦切勦惟其所奏將校之祿多於兵卒之數朝廷以轉運使主餽餉隨意誅剝無復顧惜意意盛滿仇疾互生而上下同以為患矣及張浚收光世兵柄制馭無策呂祉以疎俊趣之一旦殺帥卷甲而遁其後秦檜慮不及遠急於求和以屈辱為安者蓋憂諸將之兵未易收浸成痼贅則非特北方不可取而南方亦未易定也

故約諸軍支遣之數分天下之財特命朝臣以

總領之以為喉舌出內之要諸將之兵盡隸御

前將帥雖出於軍中而易置皆由於人主以示

臂指之勢向之相使大將或殺或廢惕息俟命而

後泣左得以少安故知其為深患者若此而

已雖然以秦檜之慮不及遠也不止以屈辱為

安而真以今之所措置者為大功疲盡南方之

財力以養此四大兵端々然常有不足之患檜

猶坐視而不恤也檜久於其位老疾而死後來

水心先生別集

卷十二

二

宋集珍
本叢刊

者習見而不復知但以為當然故朝廷以四大兵為命而困民財四都副統制因之而侵剝兵食內臣貴倖因之而握制將權蠹弊相承無甚於此而況不戰既久老成消耗新補庸偷堪戰之兵十無四五氣勢懦弱加以役使四易交跋債負家小日增生養不足怨嗟嗷嗷：聞於中外皆祖宗竭天下之財以養天下之兵固前世之所無有而今日竭南方之財以養四屯駐之兵又祖宗之所無有也夫以地言之則北為重以

財言之則南為多運吾之多財兵強士飽事力
雄富以此取地於北不必智者而後知其可為
也今奈何盡耗於三十萬之疲卒襲五六十年
之積弊以為庸將腐閹賣鬻富貴之地則陛下
之遠業將安所托乎陛下誠奮然欲大有為於
天下擁不可掩抑之素志以謀天地不同覆載者
之深讎必自是始使兵制定而城州縣之供餽
以蘇息窮民種植基本於是厲其兵使必闢厲
其將使不懼一再當虜而勝負決矣兵以少而

水心先生別集

卷十二

三

宋集珍
本叢刊

後強財以少而後富其說甚簡其策甚要其行
之甚易也

廂禁軍弓手士兵

廂軍供雜役禁軍教戰守弓手為縣之巡徼土
兵為鄉之控扼夫供役有兵備戰有兵巡徼有
兵控扼有兵大州四五千人中州三千人小州
二千人計一兵之費其正廩給之者居其一焉
用兵而置營伍將技其上則路分鈐轄提管者
居其一焉恩賜閱視借請恭食者居其一焉緣

且兵之靈弊野公病私者又居其一焉民之所謂
第一等戶盡其賦入不足以衣食一兵今州郡
及二稅之正籍盡以上供者反其所赴辦酒稅案
名盡以上供者朝廷既自以養大兵而州郡以
其自當用度者又盡以養廂禁士兵又有配隸
罪人牢行充塞亦州郡所養然則財安得不匱
而民安得不困乎夫所以養兵者為其有事而
戰不為其無事而備也無事而備則必有不養
之兵而後可今養之於無事竭州郡之力以衣

水心先生別集

卷十二

四

宋集珍
本叢刊

食之固非所以戰也則雖有百萬之兵而不免
自貶為至弱之國乃其勢之宜然耳世之論曰
養兵之患無愚智所同知狀而不能去者不可
去也不可去者動衆害事獎未除而亂先作也
夫畏其動衆害事以為獎未除而亂先作此固
庸人之常情耳而以為養兵之患無愚智所同
知則非也何者誠不知而已知其為患則早夜
之所思命令之所出必使之至於無動衆害事
可以除弊而不作亂以幸天下國家也豈恐其

如此而徒曰必動衆害事我故不減宿衛屯駐之大兵則國力不寬不減廂禁弓手土兵則州郡之力不寬夫立法定制於重滯難擾之中以困民為安強以耗國為仁患以疲士大夫之精力為用材以人心益陋所守益早者為遠識以不可舉動為體國以養兵不戰為消奸雄之心遂至於忘難耻弄諸華廢天命禮壞樂失積衆弊而莫革者宿衛屯駐之兵困之于上廂禁弓手土兵困之于下而已陛下思之於外而不圖

水心先生別集

卷十二

五

宋集珍
本叢刊

其內竟行其所難而不寔為其所易者何哉

法度抵論一

欲自為其國必先觀古人之所以為國論者曰古今異時言古者嘗不通於今此其為說亦確而切矣雖然天下之大民此民也事此事也疆域內外建國立家下之情偽好惡下之生殺予奪古與今皆不異也而獨曰古今異時言古則不通于今是據古於今絕今於古且使不言古則無所斟酌無所變通一切出於苟簡而不可裁

下當作
上

制矣故古今異時之論雖不可廢然臣有獻于此願陛下深思之蓋陛下之欲自為其國者必將因其已行襲其舊例聽其已然而不加振救之術以日入於積壞則不可謂之自為其國苟為不因已行不襲舊例不聽已然而加之以振救之術則如之何而可必將以意行之以心運之忽出於一人之至慮而不合於天下之心則其謀愈謬而政愈踈矣故臣所謂有獻于此請陛下先觀古人之所以為國夫觀古人之所以

水心先生別集

卷十二

六

宋集珍
本叢刊

為國非必遽效之也故觀衆器者為良匠觀衆方者為良醫盡觀而後自為之故無泥古之失而有合道之功且古人之為國具在方冊而已其觀之非難也陛下幸進臣而教之指數籌畫不終朝食而古人為國之槩森然見於目中矣陛下深覽太息作而深惟以斷自聖志則不待食頃而所以自為其國者可決意行之而無難矣夫以封建為天下者唐虞三代也以郡縣為天下者秦漢魏晉隋唐也法度立於其間所

以維持上下之勢也唐虞三代必能不害其為封建而後王道行秦漢魏晉隋唐必能不害其為郡縣而後伯政舉故制禮作樂文書正朔律度量衡正名分別嫌疑尊賢舉能厚民美俗唐虞三代之所謂法度也至於國各自行其政家各自專其業累世而不易終身而不變考察緩而必黜陟簡而信此所以不害其封建而行王道也東威明權簿書期會課計功效核虛實驗勤惰令行禁止役省刑清秦漢魏晉隋唐之所

水心先生別集

卷十二

七

宋集珍
本叢刊

初當作
竊

謂法度也至於以一郡行其一郡以一縣行其一縣賞罰自用予奪自專刺史之問有備司諫之察不煩以所以不害其郡縣而行伯政也論者所謂古今異時言古不通於今者謂王伯之未易分唐虞三代之未易後而已若將行其法度以制四海之命不去其所以害是者而劫然撫然害之愈深守之愈固膠而不解滯而不通此豈有古今之異時哉蓋古人之所以為國者雖各係其德之厚薄化之淺深世祚之長

短然陛下即而觀之豈有欲其行之而乃從而害之者乎然而今世之法度其害之者衆大而難去深遠而難言矣觀古之無害而求去今之害則陛下之國其大方數千里舉而自為以復祖宗之舊雪百年之耻無不可者矣

法度批論二

昔人之所以得天下也必有以得之其失天下也亦必有以失之得失不相待而行是故不播未以為得何也蓋必有真得天下之理不俟乎

水心先生別集

卷十二

八

宋集珍
本叢刊

播其失而後得之也播失以為得則必喪其得唐虞三代皆有相因之法而不以桀紂為壞亂廢湯禹之治功漢雖滅秦亦多因秦舊然大抵天下之政日趨於細而法日加密矣惟其猶有自為國家之意而不專以懲創前人之失計播而反之遂以為功且東漢之末四方分剖壞亂足甚矣魏武雖嚴科條審律令以重屏息操制群下而截然使人各得自盡以行其職守者猶在也至晉之敗尤甚於漢南北角立通與互滅

及其崛起自見者猶皆自有為國之意使其下無飾非養過之心人存政舉稽其所立亦或瞭然可見及隋之末年喪亂遽起癰疽潰裂而太宗一旦立法定制疏明簡直上下易遵然則魏不以譁漢之失為興唐不以懲隋之亡為強夫興亡治亂各有常勢欲興者由興之途將敗者趨敗之門此其所以不相待而非出於相矯也唐末之亂重以五代雖生人之無寧歲久矣然考其所以戕敗亦何以獨過於秦漢晉隋之亡

水心先生別集

卷十二

九

宋集珍
本叢刊

蓋國之將亡則其形證固若此矣而本朝之所以立國定制度維持人心期於永存而不可動者皆以懲創五季而矯唐末之失策為言細者愈細密者愈密搖手舉足輒有法禁而又文之以儒術輔之以正論人心日柔士氣日惰人才日弱舉為儒弛之行以相與奉繇密之法遂揭而歸于世曰此王政也此仁澤也此長久不變之術也以仁宗極盛之世去五季遠矣而其人之懲創五季者不忘也至於宣和又加速矣其

法度紊矣而亦曰所以懲創五季而已況靖康以後本朝大變乃與唐末五季同為戕難之餘紹興更新以至於今日然觀朝廷之法制士大夫之議論隄防局鑰孰曰非矯唐末而懲創五季也哉夫以二百餘年所立之國專務以矯失為得而真所以得之之道獨棄置而未講故舉一事本以求利於事也而卒以害是事立一法本以求利於法也而卒以害是法上則明知其不可行而姑委之於下則明知其不可行而

水心先生別集

卷十二

十

宋集珍
本叢刊

姑復之於上虛文相挺浮論相倚故君子不可用而用小人官不可任而任吏人情事理不可信而信法惟其惻怛寬平粗得古人之意而文其亡實亦獨何以異於周秦之弊哉於是中原分割而不悟其由請和仇讎而不激其忿皆言今世之病而自以為無療病之方甘心自處於不可振救以坐視其敗據往鑒今而陛下深思其故者豈非真所以得之之道未講歟誠講之而行之當舉者舉當廢者廢昔之密者今為疎

昔之細者今為大今日出令而明日丕變矣何俟於卒歲之久哉

法度摠論三

所謂舉一事求利於事而卒以害是事立一法求利於法而卒以害是法者何也今朝廷之法度其經久常行不可變改者十數條而已而皆為法度之害故用人以資格為利而資格為用人之害鈴選以考任為利而考任為銓選之害薦舉以關陞改官為利而關陞改官為薦舉之

水心先生別集

卷十二

十一

宋集珍
本叢刊

害至於任子則有數害自負即致仕即得蔭補為一害災中大夫待制已上蔭補得京官為一害一人入仕世爵無窮為一害今者汰其謬濫限其負數必為一害科舉亦有數害取人以藝既薄於古今併與藝而失之為一害古者化天下之人為士使之知義今也化天下之人為士盡以入官為一害解額一定多者冒濫少者陸沉奔走射利喪其初心於今之法又自壞之為一害一預鄉貢老不成名以官錫之既不擇賢

又不信藝徒曰恩澤官曹充滿人才敗壞又為一害京師之學有考察之法而以利誘天下州縣之學無考察之法則聚食而已而學校之法為害制科所以求卓越多聞之士而責之於計誦取之於課試所言不行所習不用而制科之法為害博學宏詞者以罷詞賦而進人於應用之文耳美官要職遂為捷徑一居是選莫可退卻而宏詞之法為害募役之法本以免天下之為役者耳今也保正長之弊通天下皆患之而

水心先生別集

卷十二

十二

宋集珍
本叢刊

役法為害著之律勅綜理萬事朝廷隨時制宜定為新書以一條貫有出意見莫知推行但曰檢坐申嚴而已而新書為害國家本惠州縣之過失不得上聞故置監司以禁切之而今也其切監司之法反甚於州縣之吏豈以監司為非其人乎抑惟其人而必用是法乎而監司之法為害府吏胥徒所以行文書給趨走雖堯舜不能廢也而今也植根固本不可搖動大官拱手惟吏之從而胥吏為害又因是以推昔之所行

行經界則經界為害行保甲則保甲為害行方田則方田為害行青苗市易則青苗市易為害舉事立法無非所以求利而事立法行則無非為害上下內外亦舉皆知其為害矣然而賢者則以為是必不可去之害庸愚者則恃其有是害也足以自容而其小人則或求甚於所害天下皆行於法度之害而不蒙法度之利二百年於此日極一日歲極一歲天下之人皆以為不知其所終而不知陛下將何以救之哉故臣願

水心先生別集

卷十二

十三

宋集珍
本叢刊

陛下揭其條目而治之去害而就利使天下曠然一日得行於昭昭之塗雖三代以上遠而未易言兩漢及唐之盛世可立致也

資格

請言資格為用人之害以賢舉人以德命官賢有小大德有小大而官爵從之一定而不易此堯舜以來之常道也無有所謂自賤而歷貴循小官之次而後至於卿相如後世之所謂資格者然堯舜以來遠矣未可遽復則資格用人未

可遽廢至於不能得資格之利而受資格之害資格之害深則人皆棄賢而為愚治道日壞而不自知此不得不因今之法而少變之也夫計日月累資考雖堯舜三代則亦有然者而不以是待天下之賢材有德之人何者賢材有德之人以此官而稱此人可也豈可疑其資格未至而姑遲之哉至漢人則已患苦其弊守相列侯為九卿九卿為三公天下之賢材伏而俗吏用矣伊呂周召之儔非其不為秦漢以後出而法

水心先生別集

卷十二

十四

宋集珍
本叢刊

唐使之然也唐太宗雖以戰伐取天下而用人能盡其材不拘學於常格以起一時之治尚有可嘉蓋資格者生於世之不治賢否混并而無所別故以此限之而本朝遂以治世而行衰世之法藝祖太宗所用猶未有定式惟上所拔間得魁磊之士至咸平景德初資格始稍嚴一施準欲出意進天下之士而上下羣攻之矣故李沆王旦在真宗時謹守資格王曾呂夷簡富弼韓琦在仁宗英宗時謹守資格司馬光呂公著

悖

在哲宗時謹守資格此其人皆以謹守資格為賢名重當世惟王安石破資格以用人一時所謂名士力爭而不勝其後章厚蔡京王黼秦檜相踵效之然而進小人而亂天下者此五人也由五人之所以用則當以不守資格為諱雖然資格非善法明矣而李沆十數人者以守資格得名而其時亦以稱治何也蓋能先別其流品以分君子小人之塗以定清濁高下之序彼其號為德度智略足以居大位者亦已素許之矣特

水心先生別集

卷十二

十五

宋集珍本叢刊

欲其履歷以實之而已故其人有自小官而其望已足以為卿相至其久也亦卒為之若此者可謂得資格之利也今也不然無有流品無有賢否由出身而關陞由關陞而改官知縣由改官知縣而為四轄六院由四轄六院而為察官由察官而為卿監由卿監而為侍從由侍從而為執政大臣或由知州監司而為郎由郎而為卿監侍從執政資深者叙進格到者次遷而已矣若是而欲以舉賢才起治功其可得乎侍從

賢

不薦士執政不舉賢執資格而進曰此足以任此矣陛下雖欲貴之以事詢之以謀彼安所從知乎此臣所謂受資格之害也且本朝廢資格而用人無若王安石章厚蔡京王黼秦檜之為相守資格而用人無若李沆王旦王曾呂夷簡富弼韓琦司馬光呂公著之為相然考其功效驗其人才本朝以資格為用人之利也決矣故臣欲陛下審乎資格之實深念今日人才衰乏已甚稍加變通號召收拾以終成資格之利而

水心先生別集

卷十二

十六

宋集珍本叢刊

不受資格之害且天之生材也甚難人主之得材也亦甚難母天闢權折之使至於盡蓋今世猶有可用之人誠使朝廷之資格一出於人才之所當用則有資格之利而無資格之害矣

銓選

何謂銓選之害甄別有序黜陟不失者朝廷之要務也故自一命以上皆欲用天下之所謂賢者而不以便其不肖之人切怪人主之立法常為不肖者之地而消靡其賢材以俱入於不肖

而已而其官最要其害最甚者銓選也吏部者朝廷喉舌之屬也尚書侍郎者天子貴近之臣也處之以其地任之以其官與之以天下士大夫黜陟黜陟之柄而乃立法以付之曰吾一毫不汝信也汝一毫不自信也其人之賢否其事之罪功其地之遠近其資之先後其祿之厚薄其闕之多少則曰是一切有法矣天下法度之至詳曲折詰難之至多士大夫不能一舉手措足不待刑罰而自畏者顧無甚於銓選之法也

水心先生別集

卷十二

十七

宋集珍
本叢刊

嗚呼與人以官職人以祿生民之命由此而出矣使加之意天下不於此乎望治風俗不於此乎求厚人才不於此乎責實而將安所取之柰何舉天下之大柄而自束縛蔽蒙之塵坐蠹折乃為天下大弊之源乎雖然是幾百年於是矣其相承者非一人之故矣學士大夫勤身苦力誦說孔孟傳道先王未嘗不知所謂治道者非若今日之法度也及其一旦之為是官喋舌拱手四顧胥吏以問其所未嘗知之法令吏胥上

下其手以視之其人亦抗然自言曰吾有司也固當守此法而已嗟夫豈其人之本若是陋哉陛下有是名器為鼓舞羣動之具與奪進退以馭天下何忍襲數百年之弊跡汨沒於區區壞爛之法以消磨天下之人才而甘心以便其不肖如此則治道安從出而治功何自成哉況自唐中世以前吏部用人之意猶有可考今之所循者乃其衰亂之餘弊且百王之常道不容至於陛下而不復也夫曰私曰偏曰怨曰謗曰動

水心先生別集

卷十二

十八

宋集珍
本叢刊

衆曰招權此末世之庸人所以恐唱其土而疑壞治道於將興之時者也陛下深考昔人之已行毅然不惑於衆因今之銓選一二人而付之蓋今之大臣與人以堂除者乃昔日銓選常行之事大臣不知其職任有大於此而止以堂除為宰相之大權堂除為宰相之大權則無怪銓選為奉行文書之地也使今日銓選得稍稍自用若堂除之選盡歸銓部然後大臣知職任而選亦能少助朝廷用人尚書侍郎者不虛設矣

銓

水心先生別集卷第十三

外集

薦舉

何謂薦舉之害使天下之大吏得薦舉天下之卑官宜若為善法矣而今乃為大害且關陞令錄職官改官京官若陞朝官又轉而至真郎此朝廷自設限隔以分貴賤而使人非舉不得入若三考若四考有舉者三人若六考若七考有舉者五人則關陞則改官朝廷之立是法也豈

水心先生別集

卷十三

一

宋集珍
本叢刊

不曰吾不捷與以賢能而與賢能不自知以薦而知乎然則朝廷歲與人以關陞改官者豈曰此誠賢與能者乎大吏歲舉人以改官者亦豈曰此誠賢與能者乎其人之得關陞改官者又豈曰吾誠賢與能者乎上不信其舉人者舉人者不信其求舉者求舉者不以自信必曰是皆不可知而朝廷之法既已如此則不得不出於此朝廷亦曰吾之立法既已如此則不得不聽其如此然則是上下相與為市均付於不可知

而已故奔競成風干謁盈門較權勢之輕重不勝其求若此者不特下之人知之上之人蓋知之矣方其人之未得出乎此也卑身屈膝以求之僕隸賤人之所耻者而不耻也此豈復有其中之所存哉及其人之既得脫乎此也抗顏莊色以居之彼其下者又為卑身屈體之狀以進焉彼亦安受之而已相承若此則以此見舉以此舉人陞下之人才壞而生民受其病無足疑者嗟夫其始則或不至是矣而流弊之極皆固

水心先生別集

卷十三

二

宋集珍
本叢刊

肯而不思變且京朝官者已為天下之所貴而朝廷亦自貴之矣不自貴而使天下亦不知貴之宜在朝廷無不可為者而計今或未之能也今蓋多其考累其任使其積日計月而無在官之過者可以循至於次第之京官毋必舉焉其誠可舉者因今之法而舉之與之以今之所與之官若是則庶幾士之稍自重者知有常途之可由而不澌汲焉為是卑身屈體以求之而僕隸賤人之所耻者亦或知耻矣其舉人者不困

於求者之多庶幾乎知所自立而或能真舉其賢能以報上矣解舉官之急姑用是要以風俗稍善治道稍明循次而進必無俟乎舉者而大吏或一舉其才則朝廷信而用之拔於常調此薦舉之正也然此有司之事執政大臣之所當請而後行朝改夕定非若兵財之有所難也睥睨隱忍而不知為之遂為天下之大患亦可悲也夫

任子

水心先生別集

卷十三

三

宋集珍
本叢刊

何謂自負即致仕即得補蔭為一害人臣之子任官亦國之重事也其與之宜當於義而稱於恩使朝廷錄功記舊之意有所表見今自舉主而改官率十餘年而至自負即由常調入仕不過佐郡而止其功業未有以異然且從而官其子豈以為是庸庸無所短長之士而必使繼世為之耶且又其仕而顯者職任功效或見稱於天下而不幸其官止於自負即則所以得任其子弟者亦無異於常調而至此者此所謂其義不當

而其思不稱也何謂自太中大夫待制以上蔭補得京官為一害京官者朝廷之所貴重使天下士大夫更六七考用舉主五六人而後得之今闕遠而待之者多入仕久者至三十年始得改官疾病憂患公私愆犯有終身不得者或一人特與之改官上下相目以為異事今至使其為太中大夫待制者即以京官任子弟何重於彼而不惜於此耶豈為侍從大臣之子則無俟乎舉主考第而已能度越天下之賢士大夫者

水心先生別集

卷十三

四

宋集珍
本叢刊

舉主之舉其法共而不能變輕之則其恩濫而後世官無窮為一害古者裂地分茅以報人臣之有功使其子孫嗣之所以顯祖宗垂後裔也至於官使必有所宜不可以一夫官簿之所至苟應法令而直舉之以為恩則濫以為法則敝以為義則悖且朝廷不尚賢而尚貴朱紫混然夷貊雜處崇觀以來七八十年人臣不以道而得貴仕者在其无身自宜削奪而今也子孫仕

官不知藝極驕侈無忌自稱世家將使世之所謂賢者何以勸焉何謂今者汰其謬濫限以貞數為一害且朝廷向之所以盡與之者不知其謬濫而始為是無益之恩也今也知而汰之而徒限以貞數則亦不可夫為上者使其下知義而已義所可與雖盡與之吾何所吝不然與其一而棄其一曰此在吾限貞之外耳此不得獨賢彼不得獨愚義理愈微而人紀漸矣故貞即非朝廷荷甚重之官其常調而至此者可勿復

水心先生別集

卷十三

五

宋集珍
本叢刊

與其果有勤勞或賢有德聞於上者與之可也京官為朝廷之所貴奈何與從官宰執之子弟以今之所與貞即卿監者與之可也計其入官之世次考其所任之多寡以稽其人之有功無功賢與不賢為之止法可也如是則可與者與之何必以貞數限之乎雖然因今之法而有所變改不得不出於是若舉公卿大夫之子弟而養之於學校擇天下之明師良友以成就之使其才器卓然可以為國家用則於此乎官使之

而苛法煩例前衝後改皆可一決而去而先王之意見失

科舉

又

何謂今併與藝而失之為一害蓋昔之所謂俊者其程試之文往往稱於世俗而其人亦或有立於世今之所以取之者非所以取之其在高選輒為天下之所鄙笑而鄉曲之賤人父兄之庸子弟俯首誦習謂之黃策子者家以此教國以此選命服之所貴者乃人之所輕且夫世

水心先生別集

卷十三

六

宋集珍
本叢刊

之所重者豈必知重其人哉亦或其藝文之可稱者耳此固不足以卜其內今其可稱者又莫之獲而人之所輕者乃反得之然則上之求士而用之公卿大臣由此塗出豈有始於為人之所輕而終也乃足以為國家之所重者乎何謂化天下之人為士盡以入官為一害使天下有羨於為士而無羨於入官此至治之世而免置之詩所以作也蓋羨於為士則知義知義則不待爵而貴不待祿而富窮人情之所欲慕者而

不足以動其自守之勇今也舉天下之人總角而學之力足以勉強於三日課試之文則囂囂乎青紫之望盈其前父兄以此督責朋友以此勸勵然則盡有此心而薦隅之所底麗義命之所服安者果何在乎朝廷得斯人者而用之將何所賴以興起天下之人才哉何謂解額一定為一害百人解一承平之時酌中之法也其時閩浙之士少以應書而為解之額狹矣今江淮之間或至以僅能識字成文者充數而閩浙之

水心先生別集

卷十三

七

宋集珍
本叢刊

士其茂異穎發者乃困於額少而不以與選奔走四方或求門客或冒親戚或趨羅納夫士之為學其精至於性命之際而其用在於進退出處之間然後朝廷資其才力以任天下之重今也以利誘之於前而以法限之於後假冒干請無所不為然則以其有是士之可取也而取之此其義理之當然者耳則解額之狹於彼者何不通之使與寬者均乎何謂一預鄉貢以官錫之為一害古人之取士也取之四五而後定其

終身而本朝之法不然其鄉貢也一取之而已一取而不復棄其人三十年之後憐其無成而亦命之官蓋一昔藝祖之初憫天下士有更五代困於場屋而猶不得自遂者因以為之賜今也士人充塞偶然一得何足為言則安用此而遂為常法乎夫士者人才之本源立國之命係焉四患不除而朝廷於人才之本源戕賊斷喪不復長育則宜其不足於用也去四患得四利所謂養之於始自拱把而至於桐梓古人之言不可忽也

水心先生別集

卷十三

八

宋集珍
本叢刊

學校

何謂京師之學有考察之法而以利誘天下三代漢儒其言學法盛矣皆人耳目之所熟知不復論若東漢太學則誠善矣唐初猶得為美觀本朝其始識建學久而不克就至王安石乃卒就之然未幾而大獄起矣崇觀間以後秀聞於學者捷為大官宣和靖康所用誤朝之臣大抵學校之名士也及諸生伏闕槌鼓以請起李綱